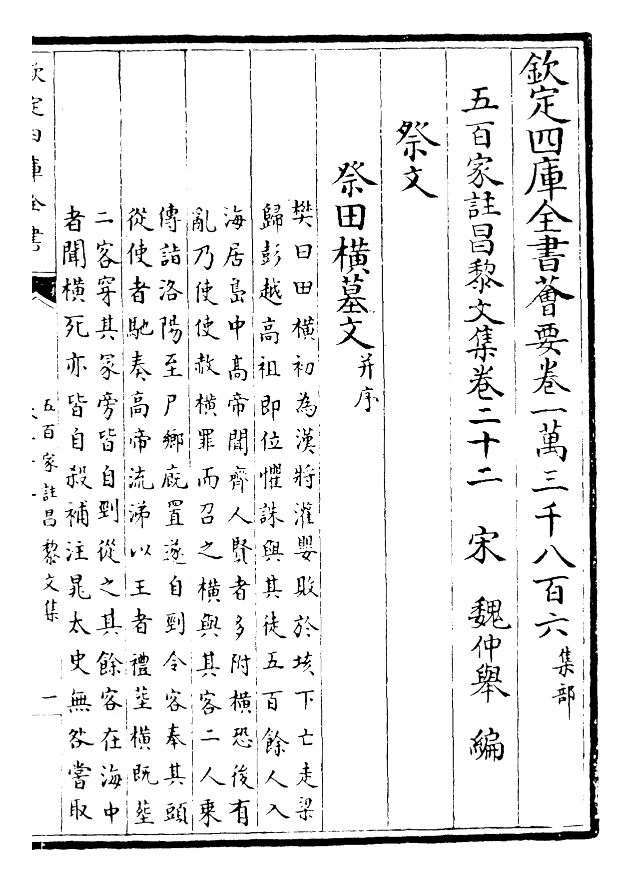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六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二

宋 魏仲舉 編

祭文

祭田横墓文 并序

樊曰田横初為漢將灌嬰敗於垓下亡走梁歸彭越高祖即位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横恐後有亂乃使使赦横罪而召之横與其客二人乗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横死亦皆自殺補注晁太史無咎嘗取

公此文於續楚辭而系之曰唐宰相如董晋亦未足言而晋為汴州繞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己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躊躇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横以謂夫苟如横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貞元十一年九月集注一作十九年非按十九年秋公為御史其冬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田横墓下邪十一日愈如東京樊曰其年春公三上書宰相求仕不報五月歸河陽𦵏其嫂鄭夫人九月復如京○一作愈自東如京蓋謂公家河陽唐都長安以河陽為東都長安為西都也道出田横墓下感横義高能得士心一無心字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孫曰歔欷嘆也○歔音虛欷音希禁居吟切余既愽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而從誰而一作其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劒鋩鋩刃也○鋩音亡抑所寶之非賢補注書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之一作者亦天命之有常天一作大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韓曰史記索隠孔子居魯之鄒邑昌平鄉之闕里孫曰闕里地名在今兖州曲阜縣揚子仲尼皇皇奔走之貌也茍余行之不迷余一

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孫曰作命以覲文王之耿光耿亦光也跽陳辭而薦酒孫曰跽長跪巨几切魂髣髴而來享嚴曰集韻靈良切按享字古今人用多作上聲惟前漢禮樂志郊祀詩云發梁揚羽申以商造兹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翔神夕奄虞蓋孔享享作平聲退之叶韻益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并序

韓曰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史於文藝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

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一作往治其地袞以文詞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一云袞以文詞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詞者袞故宰相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云云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讌饗必召預之預一作與時未幾皆化翕然韓曰按袞傳建中初起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為設學校使為文章親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游燕享與馬由是俗變歲貢士與內州等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孫曰

貞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嚴曰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退之同年進士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觀林蘊泉山銘叙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邸公錡興啓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為記中有辭云緩胡之纓化為青衿其兄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然長溪薛令之以中宗神龍二年擢第則又在藻之前矣退之謂由詹始豈考之未詳耶

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孫曰時公家于宣州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矣貞元三年韓曰當作二年余年十九始至京師一無年十九三字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詞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

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祝曰說文嶷嶷小兒有知也○嶷魚力切歐本不疊嶷字）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一有遠字）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孫曰公為徐州節度推官）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詹有獄不果上（一無詹字詹一作監）觀其

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一本有得下有於是二字趙本再有將以有德四字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之在側一無之字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今翺集無詹傳○傳一作說一作誌余故作哀詞一無故字以舒余哀以傳于

後以遺其父母（其一作詹）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詹一作其）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不永一作永不）友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既時兮（既一作孔）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齊一作高）人道之常在側之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祭祀之及兮（之一作則）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益一作救）抑哀自彊

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題哀辭後

樊曰崔羣及詹皆與公同年侁姓名僅見于此它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之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侁侁喜古文以吾所為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為此文蓋痛歐陽生之不顯榮於

不一作無

前痛一作哀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之志其志在古文耳雖然苟愛吾文吾一作其必求其義則進知於歐陽生矣必時觀義下舊本無則進云云十一字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然則吾之所為文皆有實也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孫曰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益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辭哀之樊曰公嘗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益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為而怨邪怨一作怒居何故而憐邪故一作為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懸邪彼下一有蒼字抑蒼茫無端而暫寓於其間邪死者無知者一作而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

聲如見其容一作如處其旁嗚呼逺矣何日而忘

崔侍御祭穆員外文

樊曰穆員字與直懐州河内人宣州觀察使寧之子工為文崔侍御名㮤無傳

於乎一本上先云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㮤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一作歸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俊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一作不可而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孫曰貞元

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為東都留守亞辟員為從事檢校員外郎愬時亦為亞所辟

留守無事多君子于寮閈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譽在手君揚其鑣[悲驕切]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我一作我復]終日與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為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直生可樂[可一作何]曲死可悲[一云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王人[王一作主]內憫其私進退之難居處之宜既釋于囚我來徐州[孫曰令狐]

運京兆富平人為東京牙門將亞惡其為人嘗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畋近郊亞意其為之命員及從事張弘靖鞫其事無之亞怒因員等更以嫂將武金操服之金筥運從者十餘人二人死九人自誣服竟無贓狀亞以聞請流運嶺表德宗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讐亞怒劾寧罔上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三司覆案元素察其冤如運迹似行盜以冒捕掠人於家配流歸州員等由是獲免後歲餘齊抗捕得劫輸絹賊七人及贓絹詔亞與留臺同劾之皆首服然終不原運運竟死歸州人冤之貞由此知名

道之悠悠思君為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孫曰永貞元年十一月自父寧卒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徃復其昔一作音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毋

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一作經）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哭聲（哭一作失）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補注筆墨閒録云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維年月日（孫曰本云維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守江陵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三兄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如舊（孫曰漢鄒

陽之語顧意氣之何如昌日時之足究昌一作何當貞元之癸

未祝曰貞元十九年公拜監察御史冬貶陽山令別知賦云歲癸未而遷逐是也○一本作癸酉非惕

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孫曰貞元十九年公左遷連州陽山令嗟名

頽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孫曰貴部即郴州邇清光於暫覿於一作而

言若交而情無由若一作莫既不賈而奚售哀窮荒之無

徒窮一作遐孥百憂而自副孫曰孥牽引也詩懐此百憂○孥奴加切而一作以辱問

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疲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

籀孫曰籀篆也周宣時太史籀造大篆因以為名○籀直右切苞黄甘而致辭辭一作貽

獲紙筆之雙貿洪曰即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投乂魚之短韻洪曰即公乂魚十八韻招張功曹者媿韜瑕而舉秀俟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韓曰郴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以順宗赦徙掾江陵待命於郴云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於清酎於一作以航北湖之空明孫曰郴州北湖廣十餘里最為勝處覿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啾一作湫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窮一作究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彀補注筆墨閒録曰此即子厚云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閼其圍於是始建天書之下降猶低迴

以宿留上音秀下音溜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孫曰襄二十九年左氏吳季札聘鄭見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云兹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孫曰掾謂法曹要拔貧而為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訏信於暫踈遂成凶於不救於一作而孫曰見銘旌之低昂禮記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别故以識之尚遲疑於别袖憶交醻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韓曰謂李使君於貞元二十一年死柩過江陵公以是祭之永貞元年冬也益二十一年八月改元為永貞元年云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讒構撓一作僥

遭唇舌之紛羅獨凌晨而孤雊孫曰鷄鳴之詩言亂世君子不改其度凌晨孤雊以雞為喻雊雞鳴也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嚴曰馮衍與婦弟書云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其何詬車一作年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一無不字神乎來哉辭以為侑尚饗

祭薛公達助教文

樊曰公達字大順貞元九年登第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孫曰四年閏三

月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　朝散郎韓曰公嘗誌其墓今嚴曰唐諱丙以景代之以誌考之朝散當作朝議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樊曰元和初公達為國子助教分教東都是歲二月十四日辛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禄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為别慟哭東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縁皎皎眉目在人目前一云若在人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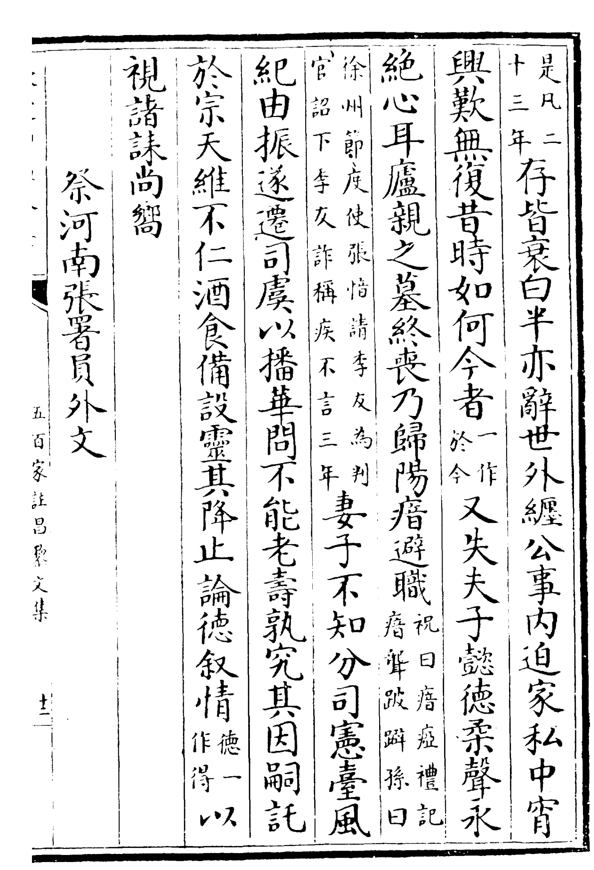
祭虞部張季友員外文

韓曰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庾承宣邢冊等六人祭益皆與李夌貞元八年同舉進士也

其事詳見

公所誌

維年月日愈等舊本作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工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工員外郎庾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冊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嗚呼徃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樊曰時陸贄典貢舉祭者六人皆同薦云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樊曰自貞元八年至



是凡二十三年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纆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一作於今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瘖避職祝曰瘖瘂禮記瘖聾跛躃孫曰徐州節度使張愔請李友為判官詔下李友詐稱疾不言三年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嗣託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德一作得以視諸誄尚饗

祭河南張署員外文

樊曰張署為河南令既數月棄官去遂卒時公從裴度討蔡元和十二年八月也誌其墓為文以祭之

維年月日孫曰元和十二年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集注是歲七月以公兼御史中丞彰義行軍司馬○一無守太子右庶子六字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十二或作十一或無十二二字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君德渾剛渾胡本切標高揭巳有不吾如嗌猶泥滓余戇而狂戇陟降切年未三紀孫曰公時年三十六嚴曰退之

大歷戊申歲生至貞元十九年癸未三十六年矣秉氣加人無挾自恃一作無敢挾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古如刀嚴曰謂讒人以言傷人也退之與張署李方叔同為御史時方旱飢上疏乞寬民徭為李實所讒俱貶南方縣令又與署同赴貶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補注是歲公與署同得罪公貶連州陽山令署貶郴州臨武令歲弊寒兇雪虐風饕一作號顛於馬下我泗君咷祝曰易君子先號咷而後笑○咷徒刀切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項交跖祝曰觝觸也謂以項相觝觸跖足也○觝丁禮切或作牴洞庭漫汗粘天無壁補注筆墨閒錄曰山谷用此語云江南水黏天風濤相豗豗呼回切中作

霹靂追程盲進帆船箭激南上湘水孫曰湘水出零陵北至巴丘入江○上一屈氏所沉孫曰今岳州湘隂縣有汨水屈原自沈處俗謂之汨羅作之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孫曰博物志洞庭之山堯帝二女常泣以其涕揮竹竹盡斑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酢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夕相語自别幾時遽變寒暑遽一作後變一作徧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騍去騍音蒙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

余出嶺中君俟州下州郴州偕掾江陵非余望者樊曰公貞元十九年與張俱令南方明年冬會宿臨武界上虎入公廐取騾去騾驢子也虎寅屬也公載張語云云已而順宗即位皆改江陵府掾公法曹張工曹洪曰僕來告言虎入廐處而下予以問葛魯卿葛云騾不驗去之則亨矣虎取而去疑其亨也故來寅望徵猛獸果信者言虎取騾果亨遂有府掾之命不待禱而有所憑也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遻無捨祝曰楚詞重華不可遻注逆也○遻吴故切一作遻衡陽放湎孫曰衡陽衡州湎沉湎也○湎一作酒熊咆虎嗥咆蒲交切嗥胡高切不存令章孫曰令章酒令一作存不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嚴曰集有謁衡岳廟詩雲壁潭潭雲一作天穹林攸擢避風大

湖嚴曰太湖即上文洞庭是也集有洞庭阻風贈張十一詩七日鹿角韓曰元微之鹿角詩箋云鹿角洞庭湖中地名鉤登大鮎祝曰鮎魚名楚詞鱣鮎分延延集注說文云鮎鰋也鮎乃兼切怒頳豕狗洪駒父詩話云狗豕聲也○狗許角切或作豹非惟無此理兼不恊韻竊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孫曰謂江陵府首下尻高祝曰尻髖也前漢尻益高○尻苦刀切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孫曰元和元年六月公召為國子博士署掾江陵半年邕管奏為判官不往相見京師過願之始補注始願不及此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孫曰元和二年公分教東都署為京兆府司録參軍祝曰雍州名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切兩都相望望音忘於別何有解手

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熊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計奪許一作許權臣不愛南昌是斡孫曰署為刑部員外郎守法不阿出為虔州刺史虔州南康郡今作南昌恐誤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獠夷名○獠張絞切又力道切又一作僚用遷澧浦祝曰澧水名書又東至于澧○澧音禮嚴曰謂為澧州刺史也為人受瘥孫曰署自虔州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産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錢倍數經署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瘥病也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孫曰元和十二年以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

淮蔡余辱司馬議兵大梁孫曰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諸軍都統使將出討公詣弘稟事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埊不送野望君傷懐有殞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監衆烏乎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韓曰謂與其子同僚必公為職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

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冑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

樊曰中丞名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貞元中登第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拜御史中丞暴卒憲宗贈刑部侍郎

維年月日某官某乙等韓曰公時為比部郎中元和九年也或作元和元年非李逢吉孟簡張惟素張賈韓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故御

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孫曰北齊號御史臺為南臺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樊曰左掖則給事中南臺則御史中丞也共傳故事樊曰存誠嘗劾浮屠鑒虛贓罪抵死按信州刺史李位無謀反事詳見舊史本傳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憖之悲韓曰哀十六年左傳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憖且也○憖魚覲切具寮興云亡之歎祝曰詩瞻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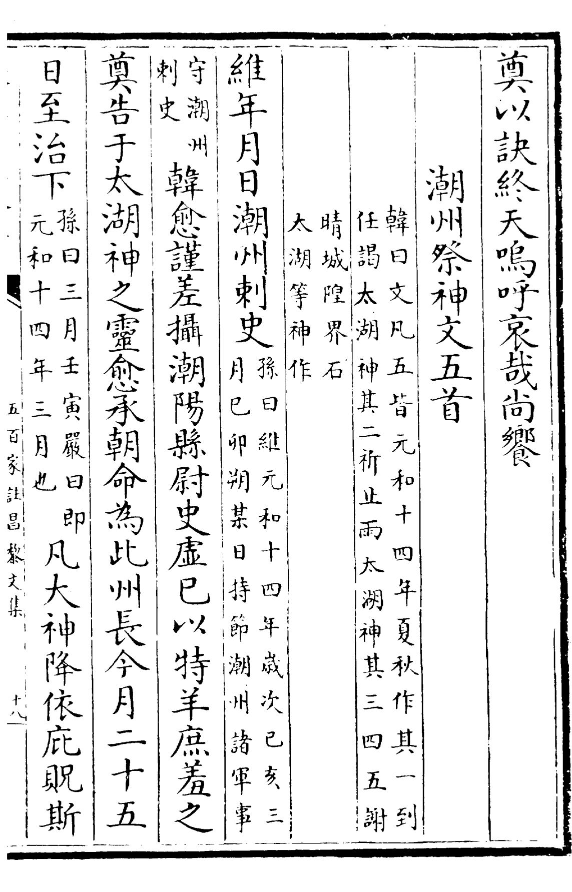
之云亡邦國殄瘁況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裴之諱字皆不可攷

維年月日愈等樊曰元和九年公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與給事中李逢吉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張賈等同祭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蘊奧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

嚴曰卒倉沒切孟子卒然問曰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于公卿冠昏于一作乎士庶喪祭疑皆饗荅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比一作必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僶俛宗親僶音泯甂石之儲孫曰漢書揚雄家無甂石之儲晏如也甂小甖石斗石○甂或作擔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韓曰孟子曰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



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韓曰文凡五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其一到任謁太湖神其二祈止雨太湖神其三四五謝晴城隍界石太湖等神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孫曰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卯朔某日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孫曰三月壬寅嚴曰即元和十四年三月也凡大神降依庇貺斯

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孫曰謂謝上表也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損弊孫曰糈祀神米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祝曰損一作犓鹿也公羊犓者曰侵精者曰伐○糈先旅切又音所犓倉胡切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巳以告神其降鑒尚饗

維元和十四年歳次巳亥六月丁未朔六日壬子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一本上作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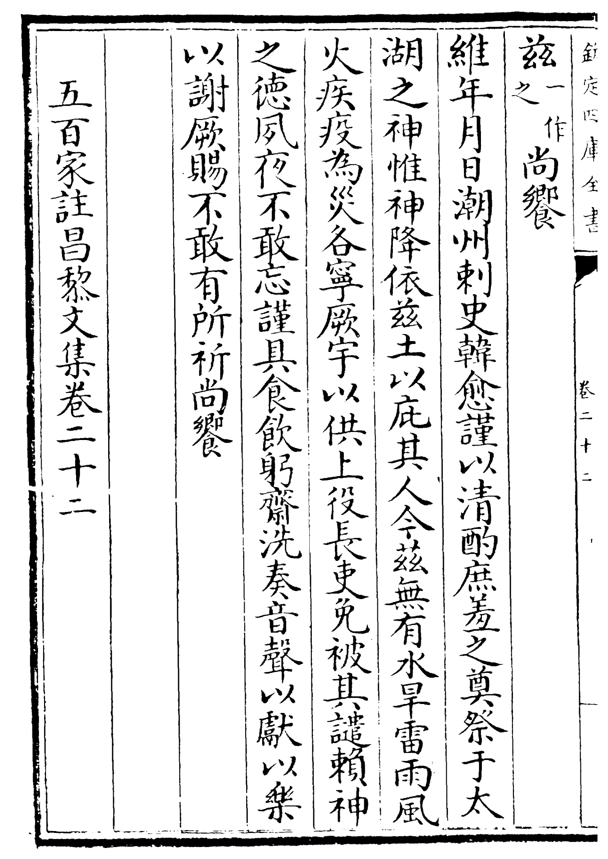
酹腶修之奠（祝曰腶𦵔脯禮記大享尚腶修注云捶脯也○腶丁貫切）祈于太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嚴曰穟禾成秀也）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此人（一無此字）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劙雲陰（祝曰劃劙解也分剖也孫曰剖去也○劃忽麥切又音畫劙力支切又音麗）卷日月也幸身有衣而口得食

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一作鑒茲）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孫曰禮記羊曰柔毛豕曰剛鬣）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響若答（響一作饗）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

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兹血毛清酌嘉肴（肴一作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庥下一有庇字）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今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



茲（一作之）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太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二

謹案卷二十一第五頁後四行無小大刋本訛無

大小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六頁前八行持被入直三省注洪曰持被入直

當為句絶十字刋本誤注下文剌剌不能休句

下洪曰下又衍或云二字按洪興祖以唐無三

省考異已辨其非但既從三省絶句集注自不

當引吾日三省吾身既引吾日三省吾身洪説

自當在集注前論雖未正而文義尚貫串也據

考異移又按此即辨證文考異亦引之更不必

有或云字今删

第七頁前四行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考異從漢書

帳作張按漢書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注云張

設也今云設供帳帳作張與設字意複或舊本

原作帳可不泥漢書也存異

第八頁前三行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署以為其都

少尹孫注丞相河中節度按上文亦白丞相去

歸其鄉丞相必非節度可知下文又為歌詩以
勸之與愛惜之者必非兩人若係河中節度又
安得京師之長於詩者屬而和之孫特因其都
二字誤意之耳不知其都其字即指楊少尹猶
題注引張籍詩稱官為本府是也且署字考異
及文章正宗文章軌範各本皆作白其義尤明
孫未見佳本曲為之說於上下文義殊乖謬存
異

第十三頁前二行而私便其身按正舉及文章正宗文章軌範諸本身下皆有圖字上圖利之圖作固或係舊存異

第十七頁後八行注振武唐志無考按唐書方鎮表乾元元年置振武節度領鎮北大都䕶府麟勝二州即朔方也洪玉父特未深考耳存異

第十八頁後二行而私其有嬴餘按考異文章正宗及東雅堂本皆無有字刋本係沿舉正之誤

考異云果有有字當在其字上存異

第二十三頁前五行名處厚及下元司馬諸人考異云杭閣本皆不書名蜀本只從側書按下許康佐嚴武之訛自是注家偶誤後人謬入序文若果當日序文必無此誤存異

第二十三頁前八行許使君名康佐按唐書康佐本傳初無刺洋尹京事則此使君必非康佐益知書名非本序原文存異

第二十六頁後一行注喉中句刋本喉訛内據文義改

第二十六頁後三行能與我賦此乎刋本脱能字又賦上行共字據東雅堂及天徳堂本增删

第二十八頁前七行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刋本脱者字據東雅堂及天徳堂本增

第二十九頁後六行注睆睆然在縲缴之中注窮視貌刋本在訛有又脱窮字據莊子及郭象注

改增

卷二十二第七頁前三行題注穆員字與直刋本員下衍外字蓋因題句訛衍也據新唐書及東雅堂本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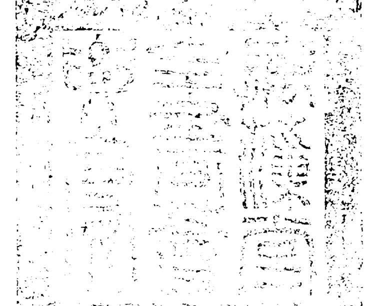
第十一頁前一行注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刋本丙午訛丁未又二下衍月字並據本文月日改删

第十三頁後五行一又相語刋本又訛夕據考異

及東雅堂本改

第十五頁後三行納石壤中刋本中譌下係沿舉

正之譌據考異及東雅堂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魏綿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三　　宋　魏仲舉　編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樊曰文凡三首其一祈雨城隍其二祈雨仰山其三謝雨仰山神並元和十五年夏作然則公之精神豈特見於開衡山之雲哉凡水旱無禱而不應以是知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維年月日孫曰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

神之靈刺史無治行以媚于神祇（一作無以媚于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其身（一作躬）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嚴曰九域志云仰山峭拔萬仞不可登陟）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

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

集許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潮即袁明年自袁名為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其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葢謂此也

維年月日（一本作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初五日景午）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補注按筆墨閒録云嗟嗟子厚而致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既嗟而又遣以理此聖賢所以過人此與嗟嗟保介惟莫之春無異）人之生世如夢一覺（覺故效切下既覺同）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嚴曰列子言周之尹氏大治產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則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其下趍役者侵晨皆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使之彌勤夜亦昏憊而寐昔昔為國君是所謂有樂有悲者耶）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罇青黄乃木之災（韓曰莊子

百年之木破為犧罇青黄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罇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為失性均也子之中弃天脱馬羈祝曰馬羈馬絆也莊子連之以羈馬韓曰羈馬絡頭也○馬知立切一作縶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樊曰太史公荅任安書云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子之自著表表愈偉孫曰表表卓立之貌洪曰退之文章多為流俗庸人安改如表表愈偉嘗見一本改作表奏愈偉不善為斵血指汗顔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飛一作非嗟嗟子厚今也則亡一作今有今亡臨絶之音一何

瑯瑯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覩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樊曰嗚呼子厚之靈亦可畏矣其卒于柳州也後三年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撫是以觀公之所云不其然乎寧敢遺墮寧一作予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一作維年月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韓愈樊曰按沈傳師所書公黃陵廟碑其後書曰其將修廟祭神文曰維元和

十五年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令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湘君夫人二妃之神沈本作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孫曰元和十四年正月愈以罪犯黜守潮州州一作陽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為災一無之字以殞其命舟次祠下孫曰祠謂黄陵廟是用有禱於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石本無汝字蒙神之福啟帝之心去潮即袁孫曰十四年十月自潮徙袁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孫曰十五年九月自袁名為國子祭酒復賜金紫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累年於今

乃合累字或作三或作四皆誤夙夜悚惕悚一作怵敢忘神之大庇伏以祠宇毀頓一作損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晻昧不蠲石本作圭圭潔也當作圭不稱靈明一作明靈外無四垣堂陛頹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祈于邦伯嚴曰邦伯即廟碑所謂岳州刺史王堪是修而作之孫曰公至京以私錢十萬抵岳州刺史王堪請也石本無上四字修二妃廟舊碑斷折斷一作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

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不復刻

祭竇司業文

韓曰竇名牟長慶二年卒公嘗誌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未使王庭湊前作也孫曰元年七月公為兵部侍郎二年九月庚寅遷吏部侍郎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孫曰竇牟字貽周扶風平陵人惟君文行夙

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樊曰此即公誌年墓舉進士登第也孫曰登貞元二年第屢佐大侯以調兵戎樊曰誌所謂佐六府五公也孫曰佐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盧從史東都留守崔縱鄭餘慶等凡六府祝曰調如前漢十年不調之調。調徙吊切詔曰予虞汝為郎中樊曰誌所謂拜虞部郎中也孫曰元和五年拜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樊曰誌所謂轉洛陽令也惟刑之慎掌正隸僮樊曰誌所謂為都官郎中也蓋都官刑部之屬掌隸簿錄給衣糧醫藥理其訴究命守高平樊曰誌所謂出為澤州刺史也命副儒宮樊曰誌所謂為國子司業也。副一作制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

踰七八年孰非望公樊曰誌所謂年辛年七十四○一作踰七望八年孰非翁在君無憾我意不克君之昆弟孫曰年兄弟五人常年羣庠輩三以辭雄字汝封元和二年登第及年為三雄矣孫曰常字中行大歷十四年登第弟輩刺史郎中四繼三同孫曰謂年庠相繼為澤州刺史樊曰四繼三同則常年羣庠皆為之也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受既勸在麻之蓬補注荀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自視雛鷇音寇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樊曰誌所謂愈少年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也○一云四十餘年事半如夢分宰河洛媿立並躬樊曰河陽洛陽河南府二縣年嘗令洛陽公令河南俱官於學以纖

臨洪樊曰公為國子祭酒年為司業惠詩不醻詩一作許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祭主簿侯喜文

韓曰舊本作侯主簿繼恐非是詳觀公此文當是為侯喜作公嘗與喜漁於溫洛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溫水故此文有我釣我遊莫不我隨之語嘗薦喜於盧郎中陸貞外其辭與此文所稱惟子文學今誰過之之意亦相表裏以是知非侯繼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孫曰長慶二年九月公為吏部侍郎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嚴曰退之諸子有名昶者長慶四年進士登第小說中亦載其為集賢校理曰符曰

爽曰殿中省進馬雖載於集而他處不見唯符見於孟郊張籍詩中耳

致祭于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
罔不拾遺罔一作困拾一作捨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補注夷等夷也自始
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為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
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
情敬異施惟我與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
好滿目少年之時人之云亡一作日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
貴而子為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為子之云葬我方齋祠

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竹林神文

樊曰公祭文二其一祭竹林神其二祭曲江龍皆以旱禱其後賀雨表亦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謂此皆長慶三年為京尹時作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為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為饗國家

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下之人不失其和人又無罪何為造茲旱虐以罰也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敕以化正其下聞無香惟腥孫曰書上帝監降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聞音問神於惠罰無差孫曰惠與罰無差忒也施罪瘠于尹愈身。孫曰瘠猶病也瘠秦昔切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尚饗

祭曲江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

昭告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準古法作神之象孫曰董仲舒求雨法甲乙日為青龍一長八丈居中為小龍七長各四丈於東方丙丁日為赤龍一長七丈小龍七長各三丈五尺戊巳日為黄龍一長五丈小龍七各長二丈五尺庚辛日為白龍一壬癸日為黒龍一皆倣此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將降甘雨以惠兹人一有急急如律令五字

祭馬摠僕射文注詳本篇

嚴曰退之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復為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為京兆也有舉馬摠自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則摠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三年吏部侍郎韓愈孫曰長慶三年九月公為吏部侍郎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補注馬十二名摠字會元扶風人惟公弘大温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樊曰貞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仲鎮滑臺辟摠為從事十六年監軍使薛盈珍誣奏南仲不法摠坐貶為泉州司馬適彼甌閩孫曰甌閩泉州䲧魧跋躓孫曰䲧魧危也易困于䲧魧孫曰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跋躓言進退有礙。䲧魚列切魧魚厥切躓音致一作疐一作墤顛而不踒祝曰說文云踒足跌也孫曰踒與踠同折也。踒於臥切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樊曰

元和初揔為虔州刺史遂殿交州韓曰殿鎮也詩殿天子之邦孫曰四年以揔為安南都護安南漢交州也。殿都甸切抗節番禺樊曰柳子厚曹谿大鑒禪師碑云揔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番禺即南海郡廣州也本傳作桂管誤孫曰八年十二月以揔為嶺南節度。番音潘禺音愚去其螟蠹蠻越大蘇孫曰揔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綏蠻功就加金紫詩曰去其螟螣螟食苗蟲也擢亞秋官樊曰自嶺南入為刑部侍郎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孫曰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為彰義軍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孫曰

十二年以揔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殲彼大魁殲將廉切厥勲孰似

丞相歸治留長蔡師孫曰吳元濟誅揔留蔡州為彰義留後奏改彰義為淮西十二月以揔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充淮西節度使芃芃黍稷黍一作黎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孫曰揔以淮西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刑勸導咸令率化賊之偽迹一皆削盪

惟蔡及許舊為血仇命公幷侯孫曰十三年五月以揔為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溵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溵舊屬淮西故云幷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戎鄆音運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孫曰十四年二月誅東平節度使李師道三月以揔檢校刑部尚書為鄆州刺史天平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

詩曰適彼樂郊惟東有猘祝曰猘狂犬也淮南子猘狗不自投於河。猘音制又居例切惟西有虺韓曰虺蜥也顛覆朋鄰我餘有幾孫曰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度使田弘正二年正月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三月武寧軍節度使崔羣為軍中所逐。許虺切崔崒中居崔音律律崒慈恤切斬其脊尾岱定河安孫曰河岱兗鄆之境嚴曰東平在河岱之間鄆州溪堂詩序云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于政相扇繼變復歸于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于三方唯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故有岱定河安之言惟公之䟽䟽是也。䟽羽鬼切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樊曰十二月以揔檢校尚書左僕射守户部尚書尚度彼

四方孰樂可據顧瞻鈞衡一作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祝曰謝致仕也賀門未歸弔廬已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補注三年八月㥋卒昔我及公實同危事孫曰謂同征淮蔡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醻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㦲韓曰說文云㦲大竇也。㦲側吏切奠以叙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樊曰公太學彈琴詩序有武少儀者時為司業後以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使南詔此所

謂御史武君者豈其人耶韓曰武侍御或以為少儀或以為儒衡姓氏及官御史皆同未知孰是公不信釋氏故作此文

御史[一作侍御]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縏帨于篋[祝曰櫛梳也禮記咸盥漱櫛縰笄總珥耳璫也縏小囊也禮記施縏袠帨佩巾也○櫛側瑟切珥乃吏切縏音盤帨始鋭切縏一作鞶]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吾師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其所積善惡受報[一無其字]環復不窮也[環一作旋]極西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

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樊曰柳子厚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中州之西有國曰身毒釋迦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七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能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武君憮然辭曰祝曰憮然失意之皃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旣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殆而悔且曰是眞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於是悉出其遺服櫛珮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

曰

哲哲兮目存祝曰詩明星哲哲注猶煌煌也孫曰哲哲形容潔白兒。哲音制一本下哲字作哲

丁寧兮耳言孫曰兒尚存乎目言尚存乎耳言死未久也　忽不見兮不聞一無兮字一作忽不見不有兮

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懃以妄塞

悲兮慰新魂祝曰妄謂佛也。慰下一有斯字　嗚呼奈何兮弔以兹文

祭故陜府李司馬文

樊曰李司馬名郱雍王會七世孫長慶元年二月卒詳見公所誌郱墓。郱溥經切一本無故陜府三字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五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

公學以為耕文以為穫發憤孤身復續厥家孫曰郱生未晬而父卒母抱置之姑氏以去至五六歲問知本末因不與群兒戲能誦書百餘萬言於是縱學無所不觀績一作續選于吏部亟以科進孫曰以朝邑員外尉赴選顏真卿第其所試文為上等擢為同官正尉歷臨大邑惟政有聲孫曰歷試陸渾南鄭令遂丞宗正曰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寮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孫曰郱七男三女內外孫十五人公姑悅喜姑一作始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

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孫曰是歲五月葬華陰縣昏姻之好樊曰邢子漢公婿也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尚饗

祭虢州司户十二兄文樊曰司户名岌公誌其墓甚詳。一本無虢州司户四字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十二兄虢州司户府君之靈嗚呼惟我皇祖孫曰皇祖名叡素仕唐為桂州長史有子四人長仲卿秘書郎次少卿當塗丞次雲卿禮部郎中次伸卿伸卿生岌有孫八

人樊曰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岌見於世系表及公集者才五人又有弁為殿中侍御史死平涼之盟逸矣

其二人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今日一作於今又棄而先韓曰岌以元和元年卒於虢生不偕居疾藥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壙。祝曰瘞幽隱也。瘞一計切趨奔東制奔一作生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樊曰是歲九月葬岌虢州北十里公意蓋欲異時反其柩而歸葬于先原故云其不有年以補我懲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

祭鄭夫人文

夫人公嫂注詳本傳

維年月日孫曰正元十一年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韓曰祭老成文云吾往河陽遇汝從嫂喪來葬此云逆旅備時羞之奠云云云孰云此來乃睹靈車必往河陽時也再拜頓首敢昭告于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孫曰鄭氏公之兄起居舍人會之夫人也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孫曰詩桑柔之詞辰時也三歲而孤孫曰大歷五年公父仲卿卒公時三歲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嚴曰李翔退之行狀云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在死而生實惟嫂恩未齓一年祝曰齓毀齒也周禮與未齓者皆不為奴韓曰男八歲女七歲而齓。齓初靳切又初謹切兄官王官提攜負任孫曰負亦任也詩曰是任是負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

飢而飡疾沴水火祝沴災也。沴郎計切又音戾無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孫曰十二年曰紀嚴曰舊史云大歷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退之是時年十一從至貶所復志賦謂當歲行之未復從伯氏以南遷是也其後兄歿南方從嫂歸葬河陽故李漢集序云先生生於大歷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鷹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南遷孫曰大歷十二年宰相元載得罪四月會坐黨與自起居舍人貶韶州刺史窮荒海隅夭閼百年孫曰會卒于韶年四十二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為夷蠻水浮陸走丹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孫曰葬于河陽既克返葬

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濆孫曰家于宣州嚴曰建中二年中原多故退之避地江左即復志賦所謂值中原之有事今將就食於江南是也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孫曰貞元二年公自宣州遊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鈍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殞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慇懃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朞

今其敢忘天實臨之洪曰貞觀中魏徵令狐德棻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年之嫂遇孩提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洪都則竭誠至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汲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尚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公幼養於嫂服朞以報可為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之狀亦云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絶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

樊曰老成公之姪宰府叅軍介之子也介二子長百川李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

為後老成生湘滂百川死公乃命滂歸後其祖介建中初公從會喪歸葬河陽遭中原亂與老成避地江南至是老成死于江南貞元十七年也斯文蓋公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為其父作隴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年月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補注大歷五年公父仲卿卒公四歲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樊曰兄會嫂夫人鄭氏也中年兄歿南方孫曰會責守韶州卒于貶所吾與汝俱幼從嫂歸塟河陽

孫曰河陽河南府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樊曰公二兄曾介其一闕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樊曰貞元二年始來京城其後四年嚴曰貞元六年也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樊曰貞元十一年又二年吾佐董丞相幕于汴州孫曰十三年七月董晉帥汴州辟公為節度推官。一無幕字汝

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孫曰十五年二月丞相董晉卒汝不果來是年吾又佐戎徐州孫曰是歲秋張建封辟公為徐州節度推官。一無又字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孫曰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為汝遽去吾而歿乎而一作先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

東野往孫曰東野為溧陽尉　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邵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複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者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

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一有而字）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一有則字）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舊本此句上無信字）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摇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一作雖）其無知悲不幾時（一作悲不知幾）

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孫曰汝之子始十歲謂湘也吾之子始五歲謂昶也其後湘登長慶三年第昶登四年第昶生綰袞綰咸通四年袞七年進士天之所以昌韓氏之後者如此孰謂不可冀其成立者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比一作此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一無也字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極乎一無極字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

葢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言一作時月日一本皆作日月葢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稱一作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一無終葬二字然後惟其所願焉一無焉字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一作生不能以相養共居殁不得

撫汝以盡哀斂不得憑其棺窆不得臨其穴(祝曰窆葬也周禮及窆執斧以涖注臨下棺也○窆陂驗切)吾行負神明(行一作何)而使汝夭不孝
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
在地之角(一作下)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而一作之)死而魂不
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
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
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教一作養)幸其成長吾女與
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

知也耶其不知也耶一本無二也字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氏姪女文

樊曰公兄俞之女適四門博士周況元和十一年卒其詳見公所誌墓公時為中書舍人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周氏二十娘之靈孫曰俞為開封尉女名好好嫁而有子女子之慶孫曰元和三年周況登第公以好好妻之生一男一女好好纏疾中年又命不永孫曰卒時今年二十七當長歸與一世遠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闋尚饗

祭姪孫滂文

樊曰老成二子湘滂於公為姪孫元和十四年春公自刑部侍郎出守潮州湘滂實從行冬公移袁滂至袁卒詳見公所誌

維年月日孫曰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曰孫

公夫人高平盧氏

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強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補注滂卒年十九吾與盧氏痛傷何言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

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樊曰權葬滂於袁州郭南孤魂無依瀝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樊曰公之姪孫女也其李干妻歟公嘗誌于墓曰李干余兄孫壻也長慶二年卒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其曰合葬者先干死也則二十九娘子者干之妻明矣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昶樊曰昶公之子長慶四年登第嚴曰昶肥兩切退之之子字有之或云一名佶小字符郎以庶羞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姿相豐

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為出從于人旣相諧熙又暴以夭神何所疵生殺減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嫠韓曰嫠無夫也。嫠陵之切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

樊曰張給事徹也元和四年登第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

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孫曰皇考名休嘗佐宣武軍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耋吏嗟咨祝曰爾雅注云八十為耋詩云逝者其耋○耋達結切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碩悖未孚繄君之賴乃奏乞留孫曰長慶元年三月以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徹先為宣武從事累遷監察御史至是弘靖仍辟徹為盧龍判官時牛僧孺奏徹為真御史弘靖遣之而密奏幽州不廷日久令臣始至須强佐乃濟行半道有詔

以徹還之乃遷殿中朱衣象板孫曰徹遷殿中侍御史賜緋衣銀魚仍為盧龍判官惟

義之趨豈利之踐廼豺發釁閭府屠剝償其恨犯君獨

高脫露刄成林弓矢穰穰祝曰穰穰多也詩豐年穰穰。穰如羊切千萬為

徒譟讙為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爲此不祥將死無所

雖愚無知慙懼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樊曰七月軍亂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等以徹長者不殺置徹於弘靖所居月餘遷之別館徹出門罵曰汝何敢反行且罵衆即擊君以死

天子嘉之贈官近侍孫曰幽州監軍以其事聞贈給事歸

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為君之配樊曰徹妻開封尉俞之女為公

之從子壻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掩葬歐本掩一作於與魂東歸孫曰徹死或收瘞之其友侯雲長佐鄆帥請於其帥馬揔遣人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詒所在給轝傳其家賜錢物以葬。與一作輿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挐女文

樊曰女挐公第四女。挐女加汝書二切嚴曰元和十四年退之貶潮州女挐年十二死于商南層峯驛藁葬道傍長慶三年二月退之爲京兆尹始歸其骨而葬之河陽集有題層峯驛詩并壙銘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十一月日阿爺祝曰南史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

人急如水火荆土方言謂父為爹。爹徒可切阿八使汝妳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挐之靈嗚呼昔汝疾革一作亟又作殛值吾南逐蒼黄分散使汝驚憂我視汝顔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大雪冰寒大一作天傷女羸肌女一作汝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于窮山樊曰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州挐子年十二在病輿致走道撼頓失飲食節二月二日死于商南層峯驛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孫曰昭十九年穀梁傳子既生不免乎水火父母之罪也使女至此豈

不緣我草葬路隅樊曰拏死即瘞道南山下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寃我歸自南乃臨哭汝孫曰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入為國子祭酒汝目汝面在吾眼旁汝心汝意宛宛可忘宛宛一作宛宛逢歲之吉致以先墓樊曰長慶三年十月四日公尹京兆發其骨歸葬河陽。以一作汝無驚無恐安以即路飲食柔甘柔一作芳一棺輿華好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三